

桑逢康◎著

郇 達 夫

生非容易死非甘

摩拟顏唐派，志高本質清。
沉沦駭俗世，創造大旗擎。
紅粉青衫淚，情多累美人。
茅廬風雨驟，長夜帶愁吟。
家毀國又破，揚帆事遠征。
異域烽烟急，通譯百慮生。
稻晦虎口里，捐軀在南洋。
心系西湖水，魂歸富春江。

传

014012962

K825.6
1056

生非容易死非甘

邵達夫
传

桑逢康◎著



北航

C1700005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传/桑逢康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216-07689-0

I. 郁… II. 桑… III. 郁达夫(1896~1945)—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0751号

出品人:袁定坤

责任部门:高等教育分社

责任编辑:陈 兰

封面设计:董 昀

责任校对:游润华

责任印制:王铁兵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430070

开本:787毫米×1010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364千字

插页:3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16-07689-0

定价:49.80元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引用了少量书刊的图片,在此向这些图片的原作者特致谢意!由于无法一一取得联系,请有关作者见书后尽快告知联络方式,我们将按有关规定支付稿酬。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传记文学的写法是多种多样的。大致说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着重叙述其生平，二是着重刻画其性格。前者要求材料的翔实，观点的正确。后者则是选择最生动、最典型、最富个性特征、最能突出人物性格，本身又带有某些故事性的事例，把人物的形象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的面前。其“要点并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①，而是从总体上把握并刻画人物的性格。

这后一种写法，我把它称之为“传记小说”。

因为是传记，所以首先仍力求忠实于史实的本身。本书对于郁达夫的描写，基本的和主要的事件、情节，表达人物重要思想观点的对话，还有不少细节，都是有根据的，或直接取材于郁达夫自己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词、日记、书信等），或参考有关的回忆文章和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著作。

因为是小说，所以又不能不突破编年史的格局，对史料进行必要的加工，并且按照小说的结构要求重新加以编排，某些事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作了适当的调整。在更多的情况下，则往往根据史料中的某一点滴材料生发开去，大大敷衍一番。有的地方又根据人物性格的逻辑，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了一些虚构。上述种种，都是为了更集中、更突出地刻画人物的性格。一个人的一生，即便复杂、曲折如郁达夫者，也不可能是一篇现成的小说，非要经过重新组织和剪裁不可。总之，在史料的基础上，有所补充，有所改写，有所虚构，也有所抄录。这就是本书基本的“章法”。

至于总的写作原则，就是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中的那一段话：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

^①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

得像。”

根据这个原则，本书力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上，尽量将郁达夫的美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择其要者，同时深入细致地抒写出来。我是怀着尊敬的心情来描写我所一直喜爱的这位作家的，所以我自然会用较多的笔墨来写他的美点与长处，但同时我也并不打算因袭“为贤者讳”的古训，要替郁达夫掩饰什么，正如他从来不愿意掩饰他自己一样。这是刻画复杂的人物性格所必需的。我尝试通过写郁达夫，看能不能多侧面、多层次乃至全方位地组合出一个比较复杂的性格，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出来。我觉得只有按照郁达夫所说的那样去写郁达夫，也许才有点像真正的、活泼泼的郁达夫。

郁达夫是一位思想、性格和内心世界十分复杂的作家，一生的经历也相当坎坷、曲折。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属于卓有成就的进步作家之列，对推动新文学的发展是有功绩的。他有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他异域捐躯，终成大义，是一位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的反法西斯烈士。同时他也有不少缺点和弱点。青年时期，他曾经一度沉沦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严重，他面对当局的高压也未尝没有产生过消极和退隐之心。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他有着强烈的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大胆地、真诚地热恋着他所爱的每一位女性，但酗酒妇人之类的行为也不能不给他抹上了一些颓废的色彩。作为血肉之躯，各色人等也都是很复杂的，绝不像某些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简单得有如单细胞微生物。郁达夫由于所处的社会黑暗透顶，周围的环境光怪陆离，个人遭遇又颇多挫折与磨难，所以显得比常人更要复杂一些，因而作品中往往愤激与哀怨并存，有时甚至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感伤情调。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性格的复杂性，其实就是（或者说标志着）人性的丰富性。

是为绪。

桑逢康

2013年1月4日

一 禁果的滋味 / 1

我的夏娃又在哪里呢？
愈是孤独就愈是将目光投向异性
可恶的东西，你们竟敢欺我胆小么？
他第一次尝到了禁果的滋味

二 富春江之子 / 15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走，我们一起救国去！
把一切乌烟瘴气的东西炸个精光！
我么，是一个喝富江水长大的中国人

三 红粉青衫两欲愁 / 37

新婚却又感不到一点儿乐趣
我的不爱而又不能不爱的女人！
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夫妇俩还是有一定感情的

四 《沉沦》骇俗世 / 53

他发出了痛彻肺腑的呼喊
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独的人？
他觉得自己前途正闪耀着光彩呢！
《沉沦》一出版就打响了

五 创造复创造 / 71

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
又掉进了一个是非之地去了！

心地最纯洁的日子
路线一经决定之后执行很勇猛

六 古都伤怀 / 93

必要把旧时的恶习改革得干干净净
见到了心中钦慕已久的鲁迅先生
他就这样作践着自己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七 南北奔波 / 116

我成了被人利用的小丑了
可爱的龙儿，永远离他而去了！
他真后悔这一次来到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
一个人在途上

八 奇迹会来临吗？ / 136

原来梦中之人竟在这里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真正热恋着一个女人
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生命的升华
心上人只能用心去找寻

九 十字架：爱情与婚姻 / 151

立刻把两颗遥远的心结合在一起
这怎能不叫他感到极大的幸福呢？
把自家身子弄得清清爽爽
一根是爱情，一根是婚姻

十 生涯的转机 / 165

今天是他生涯的转机
还是歌德说得入情入理
这是一个他真正爱并且爱得发狂的女人
他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判决

十一 人间仙侣 / 178

我们的婚姻大约是可以成功的了
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
寒灰的复燃,要借吹嘘的大力
一对世人艳羡的“人间仙侣”
我是这位少奶奶的听差啊

十二 国事·家事·文坛事 / 194

生在这样的乱世,做人真没有趣味
他想在中国文坛上做一个勒汉特那样的人
你们问我怎么当了“逃犯”的么?
一种幻灭的悲哀猛地袭上了他的心头

十三 “风雨茅庐”风雨骤 / 218

我不是一个战士,我只是一个作家
这又恰恰埋下了祸根……
满堂虚左待,众目望乔迁
真是自寻烦恼

十四 国仇与家恨 / 232

一旦亡国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难道我真的会弄得妻离子散不成?
无母何依,此仇必报!
你竟使我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

十五 投荒南洋终仳离 / 260

这是我对故国大地的最后一个亲爱诚挚的表示
爱之深当然便责善也备
这个家已无法维持
无条件的离婚

十六 天意似将颁大任 / 288

国家民族的兴亡,是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一定会回去的
天意似将颁大任

十七 神秘的旅人 / 301

这个中国人是干什么的呢？
他陷入了一种完全孤立的状态中
千万不要说出我的真姓名来

十八 通译乎？胡译乎？ / 313

我为什么不能按照我的需要和良心“胡译”呢？
有一个人在暗中保护着他们
他必须小心谨慎

十九 虎口韬晦 / 322

他必须实行刘玄德的策略——韬晦
我自己给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我是亏了有这么一个女人

二十 异域捐躯 / 334

“达夫的梅毒发作了！”
在虎口里求生的他知道自己处境十分危险
他长眠在苏门答腊岛

二十一 尾声：魂兮归来 / 346

魂兮归来
你是什么人？
我的魂，就是你的心

一 禁果的滋味

纷纷扬扬的大雪接连下了好几天。

厚厚的积雪，把日本关西一带的乡间完全封锁住了。远近的景物，无论村舍、树木、浅山、溪流，都混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种单调的白色。除了寒冷和寂寞，别的一切好像都已不复存在。

就在鹅毛般的雪片漫天飞舞着的一天午后，有一位年轻人悄悄踏上了东海道线开往东京方向去的客车。他的身子又瘦又长，面貌无俗气，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一张平正的脸面上，长着一双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略为粗大的鼻子。头戴的制帽上有两条白线，一看就知道是高等学校的学生。

这就是郁达夫。

公历1915年是日本大正四年。这一年7月，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以优异的成绩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毕业后，9月初被分发到日本西部的商业都会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这一年他虚岁二十，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弱冠之年。对一个发育正常的青年人来说，这个年龄正处于青春萌动期。

八高的校址设在东乡区域的乡间，离市中心约有两三里路远。附近并没有居民，只有几家与学生做买卖的文具店、菜馆和旅舍，它们像毫无章法的棋手随意摆出来的棋子一样，零零落落地散缀在麦田瓜地的中央。除此而外，校舍的近旁多是丛林空地、小阜低岗。中国的留学生也很少。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田园趣味的乡下读书，郁达夫来到日本后所身受的种种歧视乃至虐待，比在东京时减少了一些，但因为正值二十岁的青春年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他的体内伸长着、膨胀着。

寒假转眼就到了。同学们回家的回家，访友的访友，郁达夫一个人待在冷冷清清的旅舍里更是难以忍耐了。面壁而立，孑然一身；向隅而泣，自叹命运多舛。每当这个时候，他总禁不住要想——

“啊啊！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造了一个亚当不算，还要另造一个夏娃？人类的这两个始祖，赤身裸体，在伊甸园里过着无情欲无邪念的和谐美满的生

活岂不很好，他们为什么又要偷吃树上的禁果呢？这下可好，如今却累得我这个亚当的子孙望着那善恶树上的果子饥渴难熬了。可是，可是，我的夏娃又在哪儿呢？”

夏娃在伊甸园里。伊甸园在天国里。天国自然在天上。天上——正下着大雪。

他的夏娃不在天国里。他必须到地上、到人间去寻找。

连日大雪，下个没完没了。路上的行人几乎已经绝迹。是呀，在这样快要冻死人的坏天气里，谁还愿意往冰天雪地的外面跑呢！坐在自家温暖的屋子里，拥抱着心爱的如花似玉的美人儿（也就是那勾人魂魄的夏娃！），再有一盅酒，那岂不是神仙过的日子？

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热所驱使，郁达夫踟蹰再三，终于决定出去冒一次险，尝一尝伊甸园里的禁果究竟是什么滋味。

天气冷得很。猛烈的暴风雪裹裹着他那又瘦又长的身子。粗大的鼻子冻得通红。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在这样的严寒里，从嘴里和鼻子里冒出来的热气一下子就变成了白雾状的东西。

外面很冷心里很热的他，顶风冒雪，深一脚浅一脚，趑趄趑趄，好不容易跑到了名古屋火车站。呵了呵一双快要冻僵的手，两只脚又朝地上使劲儿跺了几下，为的是抖掉沾在鞋子上的白雪。

火车已经快开了，他赶紧掏出钱来买票。

“你到哪里去呀？”售票的职司问他。

“去……东京。”

郁达夫自然不好明说自己此次出行的目的，他糊里糊涂地买了一张去东京的车票。

在车厢里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又把有两条白线的制帽取下来，拂去了落在上面的雪粒。很久没有理发了，有好几寸长的头发披散在前额及双耳旁边，给他的那张肖像又增添了若干颓废的意味。

“呜——呜——”

火车在漫天大雪中向东开去。大地是一个银白色的世界。

郁达夫默默地靠在三等车厢的车窗口，面色忧郁得很，好像胸中有万千的哀怨，而又说不出的样子。长长的列车在无边无际的雪野里像一条蜿蜒爬行的蛇。啊啊！正是狡猾的蛇，引诱夏娃和亚当吃了禁果的。那些赤裸裸的夏娃

的遗类也正在引诱他。一想起自己将要进行的冒险,郁达夫真是又兴奋又感到恐惧。

在郁达夫的女性世界中,最初惹动他的情丝的,是一位赵家的少女。

那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旧历新年的上灯佳节,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在依山傍水的富阳县城此起彼伏地响着。郁文(达夫),白天在县立高等小学领了毕业文凭,晚上又参加了学校专为毕业生举办的送别酒宴。喝了几杯酒后,他尚带着几分稚气的脸上泛着红光,一种不能抑制的欢欣之情把他的心胸胀满了。尤其是学校奖给他的一册《吴梅村诗集》,他更是爱不释手,便笑呵呵地即席赋诗道:

吾生十五无他嗜,只爱兰台令史书。

忽遇江南吴祭酒,梅花雪里学诗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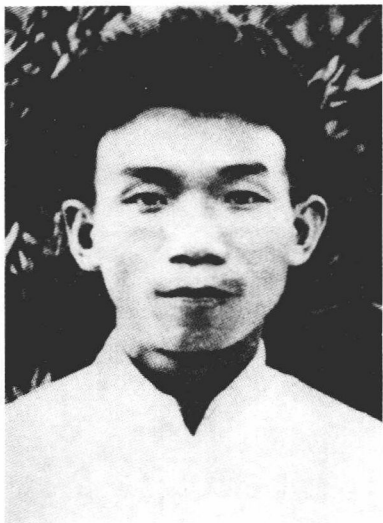
国文教员很欣赏他的才华,便亲自给郁达夫斟满了一杯酒,笑咪咪地问道:“郁文同学,毕业后准备到哪里深造呢?”

“去杭州府上中学。”

郁达夫踌躇满志地回答说,可是一想到将要和赵家的那位少女就此分手远别,他那颗刚刚十六岁的少年的心又仿佛惘惘然若有所失。他好像第一次对一位含苞少女有了牵挂。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端在手里的那杯酒因此也没有心思再喝了。

“我得去和她告别一下才是啊……”他想,于是轻轻放下酒杯,中途退席,走出了校门。

这一晚的月亮真是好得很,天气也温暖如春。郁达夫踏着皎洁的月光,径直向赵家快步走去。他也奇怪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了,一班之中他年龄最小,平日胆量很小,又有点过分矜持。他以为成日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



■ 郁达夫(1896.12—1945.09)

是读书人的大耻，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行为。然而自从认识了比他还要小三岁的赵家少女以后，他的童心竟被搅乱了，在整整两年的时间，只要一见到她，胸腔里的一颗心总是突突地狂跳个不止。

满天的雪花被风卷着飘浮在空中，又坠落在地上。沿途的积雪愈堆愈厚。可是在厚厚的积雪下面，那植根于沃土的细草萌芽，不正怀着思春之意吗？人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郁达夫坐在车厢里，回想起那天晚上他推门进去时，赵家的少女正独自坐在大厅里的桌子边上练习写字，背上拖着一条长长的、乌油油的辫子，一盏洋灯明晃晃地照着。听见了脚步声，她并没有扭转头来，只曼声地问了一句：

“是谁呀？”

郁达夫故意屏着声，提着脚，轻轻地走到了她的背后。

“噗——”

他鼓着腮帮子，使劲一口气把她面前的那盏洋灯吹灭了。月光如潮水似的一下子灌了进来，浸满了整座大厅。

“啊！”

她高叫了一声，马上转过头来，一见是郁文，有些惊讶，又满心欢喜的样子。在水银似的月光里，她那张瓜子形的白嫩的脸庞更加显得有如玉琢粉雕一般。红红的嘴唇半张半合，欲言又止。

郁达夫怎么也熬忍不住了。心里突突地跳着，他顺势伸出了两只手去，轻轻地捏住了她的手臂。

“.....”

赵家少女并没有躲避，更没有叫嚷。好像是为了让郁达夫把她的手臂捏得更紧一些，她索性扭转了身子，笑吟吟地望着他。

郁达夫颊上浮起了两团红晕，呼吸也更急促了些。他微笑着立在她的面前，两眼注视着她美丽的面庞：赵家少女的腮边虽有一些桃红，然而因为她那妩媚的长眉，和那高尖的鼻梁的缘故，终觉得有一层凄冷的阴影，投在她那如同大理石似的脸上。

一轮圆月在夜空中高挂着。月明如昼，门前的一排柳树，庭院里杂种着的鲜花，都沐浴在水一样的月光里。

她看看他又看看月亮。

他看看她又看看中庭的空处。

此时万籁俱寂。远远近近的爆竹声忽然一全都停息了。只有一种声音像无声无息的月光一样沁入了郁达夫的耳中——

他的心在跳，她的心也在跳。

赵家少女不发一语，他也缄口无言，只是轻轻地捏着她的手臂。除此之外，一切轻薄的邪念、大胆的表现，一点儿也没有，但一股满足的、深沉的、陶醉的感觉，如同四周的月光一样，浸透了郁达夫的全身……

一对少男少女，一个十六，一个十三，就这样在月光里微笑着默默相对。彼此的心里都像月光那样柔和，也像月光那样明净。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轻轻地开口说话了：

“今晚上你在喝酒？”

“是的，是在学堂里喝的。”

她把脸庞朝郁达夫胸口偎了偎，又低声问道：

“明天你就要上杭州去考中学去么？”

“哦，是的。明朝坐快班船去。”

郁达夫恋恋不舍地说，把她的手臂捏得更紧了一些。

门外头赵母和女仆说话的声音渐渐儿地近了，郁达夫这才放开了双手。少女也忙着立起来擦火柴，点上了洋灯。

少男少女的并非爱情的爱情，是纯洁无邪的。

郁达夫是纯洁无邪的，曾经是纯洁无邪的。

郁达夫回味着那时在月光里同赵家少女相对时沉醉似的恍惚，在他内心的深处，又泛起了一点极淡极淡的同水一样的春愁。可是，那驱使他踏上东海道线上列车的邪念，又是什么时候像魔鬼一样附着在了他身上的呢？车窗外绵绵密密的雪花兀自飞舞着。郁达夫听着车轮在铁轨上碾过时有节奏的声响，不禁又摸索起自己人生行旅中的另外几段轨迹来了：那才是真正的夏娃的诱惑，多位夏娃的遗类依次出现在了她的脑海里。

上海天蟾大戏院。楼上楼下的观众满坑满谷。郁达夫坐在花楼包厢里，四围的珠玑粉黛，鬓影衣香，几乎把他这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息得回不过气来。在眩惑与昏迷中，只听得人们嘁嘁喳喳在议论着：

“今晚的压台名剧是贾璧云的拿手风头戏……”

“贾璧云？这位小旦真是色艺双绝啊！”



■ 小旦贾璧云

郁达夫心里动了一下，慕名加上好奇，竟使得他巴不得能马上一睹贾璧云的风采。伸长了脖子等候许久之后，忽然舞台灯光加了一层光亮，台下的观众也纷纷起了波动。郁达夫睁大着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舞台。一阵节奏紧密的鼓点与京胡、二胡的琴音过后，那位名重一时的旦角终于登场了，一个亮相，就紧紧勾住了满场观众的视线。那成百双眼睛中，就有一双细小的眼睛：郁达夫的眼睛。在他看来，这位旦角的身材、容貌、举止、服装，的确无一不美，足以挑动台下男女的柔情。演的剧目又是全本的《棒打薄情郎》，正是这位色艺双绝的小旦最拿手的好戏。男扮女装大概是中国戏剧成功的一大秘诀，因为男人见的是装扮的女人，女人见了又知道是男人扮的，观众无论男女，都把演员视为异性，无怪乎一个个都为之颠倒发狂了，观众被搔到了痒处，他们紧紧抓住那些带有暗示的话语并在上面添上一些猥亵的含义。贾璧云刚刚唱了几句就博得了满场的喝彩，有的人发出了噢噢的叫声，还有人在吹口哨。那情景，也许和法国作家左拉笔下巴黎的先生太太们看娜拉的表演颇有些相似之处。郁达夫感到了眩晕，感到了头晕。在几个钟头之前，他对上海人欲横流、颓废腐化的空气原本感到不满，然而此时也有点支持不住了。回到旅馆之后，精神兴奋，直到凌晨三点，方才朦朦胧胧地睡去。睡又睡不安稳，颠来倒去地尽做些色情的迷梦……

这事发生在1913年他跟着长兄郁曼陀去日本留学之前，经过上海的时候。那一年他仅阅世十七年多一点，然而性的启发，外界的刺激，在上海短短几日的逗留期间，竟使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灵肉的交感之中。

寒风裹着雪片，一阵紧似一阵。车厢里也相当冷。

已经到了吃晚餐的时候了，食堂车的仆欧拿着菜单来请乘客点用。

“有酒么？”郁达夫问道。

“有的。”仆欧回答说，一边接过了郁达夫手中的钱。

在孤冷的客车里,郁达夫独自喝着热酒。思绪忽而又转到了他来到东京以后的情景……

他和兄嫂一路且玩且行,到达日本东京时已经是十月将尽了。郁达夫先入了学日文的夜校与补习中学功课的正则预备班,第二年夏天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获得官费生资格。从此,他在日本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留学生活。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和事件,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和学生群众中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易卜生的问题剧,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两性观,一时竟如潮水似的杀到了东京。年轻的郁达夫当然不能辨别出哪些是有益的营养,哪些又是有害的毒鸩,又加上他是一个感情脆弱、意志不坚的异乡游子,所以尽管他灵魂洁白、生性孤傲,也难免不会成为这洪流上的泡沫,在两性解放的旋涡中淹没与消沉。当他谙熟了日本的言语风习,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官费),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在旅舍寒灯之下,或街头漫步之时,最扰乱他的心灵的,便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中国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樱花烂漫的时节。东京市外武藏野的井之头公园里,一些无邪的日本少女在兴高采烈地采花,嘴里曼声唱着一首赞美樱花的古谣:

樱花啊,樱花啊!
暮春三月天空里,
万里无云多明净,
如同彩霞如白云,
芬芳扑鼻多美丽。
快来呀,快来呀!
同去看樱花。

那两个唱歌的日本女学生,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简直像瓷体。郁达夫大着胆子走上前去和她们攀谈,他模仿着江户(东京)腔的卷舌音招呼道:

“いた、□いな櫻が□つた。そんなねの歌はとつほ素敌。”(樱花开了,樱花开了。你们的歌声真好听啊!)

“ちが;ちが素敌なの口樱。”(哪里哪里。樱花真美丽啊!)

日本的女子,她们历代所受的都是顺从男人的教育。郁达夫和她们谈着,笑着,在草地上躺着,吃着带来的糖果之类,简直像在梦里一般。

“你是一高的么?”一个女学生注意到郁达夫学生制帽上的两条白线,笑嘻嘻地问道。

郁达夫笑着点点头。

一阵春风吹过,几片樱花坠落在那两个女学生乌油油的发髻上。郁达夫忽然想起了刚刚读过的《万叶集》中的一首短歌,就情不自禁地吟唱了起来:

少女采樱花,
樱花插满头。

“你呢?——”两个女学生笑着接唱道:

男士采樱花,
樱花插发游……

“哈哈!”郁达夫仰天大笑了。伴着一阵笑声,他又和她们一齐唱《万叶集》中的另一首短歌:

记得去年春,逢君且恋君。
樱花今日发,迎驾有芸芬。

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一个蓄着仁丹胡子的日本中年男子走了过来,看样子像是这两个女学生的长辈或者监护人。他用一种锐利而又充满怀疑的眼光,把郁达夫上下打量了一番。



■ 身着学生制服的郁达夫